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九目錄

陸贄十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九

陸贄十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
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眾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
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
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
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
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

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鑒輿播越未復
宮闈宗祏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
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
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
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
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
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

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舉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

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
不侔居然可辯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
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
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
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
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
運上可以高德於夏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
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
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憚而不革反欲加

冗號以受實惠哉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
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于諸侯曰不穀不德
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
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
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
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奏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
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

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龐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昨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

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
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興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
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紓
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
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
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
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
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
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鬱堙不可不洞

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
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之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
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
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
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
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
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
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

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敕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鈔錄進來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慙顧慙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訐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

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
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
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
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
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
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
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
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
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

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覲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

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

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祗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餽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

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

一作辛

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

所視孰能忘懷竊揣軍情或生舛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昨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

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眾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

與爲已殊也周文之圃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圃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

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眾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隆典整緝勢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

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眾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

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
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
之意問其穩便與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辭朕所以更不疑
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
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
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
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
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
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

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
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
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
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
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
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
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
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
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

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
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
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
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
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
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
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
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
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

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頊

已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裴諝

曾任金吾將軍

孫咸

曾任京兆少尹

周皓

曾任丹延都

裴胄

曾任宣州刺史

崔造殷亮李舟

以上並任郎官

何士幹

姚南仲陸淳沈既濟

已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

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

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

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

識不明品藻非常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

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
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
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
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
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
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
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
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畧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

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
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
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
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
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
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
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
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畧分路夾攻務
使叶齊尅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

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悔何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眾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

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遽恐分功齟齬
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
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
憂歎危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
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
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微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
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
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
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

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

一作人

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闕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

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
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
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貪
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艱危而不思出險者
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
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
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勲才

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若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恃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漵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

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防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陸

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名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利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

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

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

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
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
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
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
有不可顧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目錄

陸贄 十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

陸贄 十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
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
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
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
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
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

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
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
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
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
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
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
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
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
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

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
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
於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
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
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
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爭爲揚惡怨讟
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
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
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

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
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
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
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
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果智爲智以
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
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
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
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

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興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

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歊歊靡除
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也
以小惡爲无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
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
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
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
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
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

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
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
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
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
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
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及
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
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
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

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

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彌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敎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

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
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
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
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
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顛執務在朴
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元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
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欵而矜
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
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聖明之資臣若抱理莫

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彌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

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彌也逆詐未彌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

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拂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鑑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路艱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

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
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勲近日將帥之中罕有
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
繼陳章奏言及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
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
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
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敕韓滉切令贍
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
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

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啟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漵齋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

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慰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徯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椅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

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今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

期還報將議優蠲眾情禺禺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厯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

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邪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宏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纁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

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周詩美

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
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
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
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
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
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
其欵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
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
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

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於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遘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啟睿心徹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

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彌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欵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

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
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
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覲輸誠者謂其遊
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
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
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
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圜閑一也既杜出入
勢同往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
繫維動厯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

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畧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乎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

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
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契踰
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于遠郡道路緣厯於
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
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
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
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
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
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

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離患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敕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

已附欽湫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附披陳庶
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
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
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
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
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靡定託因
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
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
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

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
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
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
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
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
其懷怨乘蹠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
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
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
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

效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
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
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
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
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
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
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
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
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

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邱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覩機若瞋遽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庶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

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
布革弊之詔宏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
厭亂思安和風既揚昏授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
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
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
背無患城戍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
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
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
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

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
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
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
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
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
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
私懷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